

「激情」过后

何春蕤

——为何社会很难统一？

在一九九三年九月的同一星期内，海峡两岸各自凝聚了高度的期待，寻求国际地位的认定。那边要的是主办公元两千年迈入号称中国人的二十一世纪的奥运主办权，这边则在纽约敲锣打鼓的齐集各派人马造势要重返联合国。结果双方都遭到了挫败。

从媒体的呈现看来，「似乎」两岸的人民都经历了极大的戏剧性情绪起伏，由全面的热切期待到自我安慰的继续努力，这种在国际层次上的出人头地「好像」是全民的共识。

可是，这恐怕也是表象而已。

注意到这两件「大事」的人也非常明白它们的象征意义远大过实质意义。以中共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来看，根本不在乎主办奥运可能带来的小利润，重要的是那种当今政权终于实现承诺带领中国「翻身」做大国的成功形象。同样的，台湾花大钱进入财务拮据的联合国并非寄望改变「价廉质差」、「富而无礼」的国际名声，而是在国际地位的认定中寻求国内执政者跨海谈判正当性。

这么说来，这些在国际舞台上的大动作的实质效果是向内的。它们把国家（也就是当前政权）的身分认定及地位，推到首要关切和头条新闻的中心，不但吸纳了各种社会力来为国家所用，也用国族

认同来统一充满着社会矛盾的内部。但是它们似乎忘了，当社会内部人民在经济贫富、土地拥有、城乡生活水准上差距悬殊时，这个社会是很难统一的。

毕竟，当严肃的声音在媒体上宣告「我们要做有尊严的世界公民」时，茫然以对的是在本地全无尊严的弱势者，或者尊严在混乱的交通、危险的都市环境、恶劣的生活品质中消耗殆尽的小民；点头称是的则是那些亟需以国家地位来保障或推动他们海内外投资的人士。

有人说，中共不应花大钱急着去办奥运，而应积极改善人权。同样的，台湾应当先做的是加入保障环境、消费者、劳工、妇女、宗教、残障、同性恋等弱势团体的世界性组织，以督促政府改善本地弱势者的人权。